

鬼壑之迷

鬼 堡 之 谜

黄 献 国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7 1/4·插页1·字数155,000

1988年12月第1版·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 7-80040-082-4/1·73

定价: 2.30元



我是贪婪与无私接吻时的微笑
我是勇敢与懦弱交媾时的闪电
我是阴阳裂变中生出的一朵黑蘑
我是银河系床单上飞起的一粒尘埃

黄秋园

作者小传

黄献国，1952年生于中苏边境满洲里一座军营中。两岁半断奶，母亲把性情温和不好争斗的太行山基因传给他。1969年参军，在空军航空兵部队服役，听话老实肯吃苦，一年入党两年提干三年步入政治机关为政委起草讲话稿，春风得意。后来当过俱乐部主任、宣传科副科长，可谓年轻有为。再后来，不知怎么走火入魔不合潮流胡思乱想起来，爱上文学，走上了一条坎坷不平的毛毛道儿。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留系任教。发表中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45篇，以及报告文学、散文等，曾获《昆仑》文学奖，吉林省、市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学前是中国作协吉林分会会员、吉林市作协常务理事。

目 次

细雨秋思 (自序)	(1)
远东黑河谷	(5)
白头翁	(42)
“帅克”充军的末日	(55)
老枯树	(69)
明媚春日	(86)
生死鸟	(96)
鼋山梦呓	(104)
老孩	(118)
欢喜岭野营记忆	(128)
绿孔雀·王子·梅花鹿	(141)
跟随军长的日子	(157)
鬼堡之谜	(171)

细雨秋思

——自序

—

夜沉甸甸地垂下来，忽然觉得我这小屋汹涌着蓝灰色的寂寞。据说那蓝灰色会使你忘掉人生的烦恼，烦恼却跟随着我走上北京西郊的街头。车流、人群、灯红酒绿的音乐、枕着冰块的北冰洋都从我脑际中隐去，我拾着人行道上叫人心烦意乱的菱形长链，脚步变得沉重而艰难。看不到落日，也看不到晚霞，我却看到你那透明的红衫从地平线上飘下去。你远远地走在前面，带走了夏天的炽热，也带走了春天的希冀。我忽然看见了头上的白丝，也忽然想起秋风正袭着我这渐宽的衣襟。

哦，秋天来了。人们说，该是收获的季节。我却象是失落了什么。我追寻着你，两手空空。田野里散落着星星点点的麦穗，我俯下身去。于是星星旋转着从头顶上兴起。

二

我是在拾着零星的记忆和沉甸甸的果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想起那个分不清鹅黄还是翠绿时节，树上没有一片绿叶，你依在树根上，暖融融地照耀着我。世界太寂寞了，我想在这一棵大树底下，寻求一丝慰藉与宁静。你陪伴着我，我忽然嗅到小时候的恋母情绪。童心从树枝上跳起，又一个春天高挂头顶，叶子哗啦啦地生出来。我听见我从母亲血肉之躯分离出来的第一声啼哭。我以为人这一生，匆匆过世，不过是时时都在寻找。寻找什么？大概是寻找一丝慰藉或是一缕希冀吧？所以太阳才会平等地照耀着大家，每人都会得到一份爱。我发现树上的每一片绿叶，都能够唤起我的爱心，心灵里一位白髯垂地的哲人仙翁告诉我，爱，不过是一个历程，就象春夏秋冬。于是，我把这话轻轻地告诉你，同时也播下一颗种子。你给了我一块魔毯，变作两张想象的翅膀，叫我飞起来。你也从树根下一跃而起，托着白云也托着春风。我们一起逃离大都市的喧闹与嘈杂，逃离无数双从门缝里蹦出的蓝眼睛，去找寻缪斯女神的抚爱。在那水晶一般的天空里，你对我说，咱们生个孩子吧。于是一次次痛苦地分娩，我有了一大群儿子，就是后来被联合收割机遗弃的麦穗。我看见你正全身心地热烈地吻着那一双隆隆作响的收割机的车轮。我呼唤你。你竟笑着抬起头，对我说，你看看你的脚下吧，在那长链贯起的菱形里，你的双脚交替地写着真诚与虚伪。说罢，你向着天空中丢起一张蝴蝶般的邮票。她翻转着翅膀扶摇翩飞，被绿风托着，被白云携着，久久不

肯落下来。我想起那该是一张两毛钱的绿色邮票，票面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大森林。喔，那儿刚刚着过一场大火，绿色的覆被变成一片焦土。于是，我又扇动翅膀去追寻那张邮票。据说，福克纳毕生都在他的邮票上开垦、播种、收获。我也想找寻他那一份情感。我不能没有爱。

三

一洼一洼的星星在路边闪烁着往日的光彩。整整一个夏天，我都热烈地依恋着你。我的故乡是一片荒芜的土地。我的血液至今还在黄河故道里流淌。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父亲在我当兵的年纪里，当兵离开了那片生长血泪的土地。他撇开了他的妻子也撇下了他的女儿。那本是孔老夫子的家乡，父亲无疑是个叛逆。由于他的叛逆，才在太行山沟里找到了我的母亲，于是才有了我和我的哥哥弟弟妹妹。小洋楼和伏尔加使我们成为一个红色家族，而远在故乡的姐姐却是啃着红薯叶住着茅草屋度过她惨淡的人生。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远在我十岁那一年告诉我：你们这一辈人，按照咱老家的家谱，名字应该犯一个儒字。父亲说，你记住，你该叫儒斌，文武斌的斌。去年老家人把续好的家谱寄给父亲，叫他把我们兄弟姊妹的名字续在里面，竟使父亲无所措手足，因为他无法将我们这一群反叛了祖宗的名字续进家谱。这大概就是我爱上你的缘故吧？我九岁那一年，父亲摸着我的后脑勺说，咱山东人的脑袋上都有一块反骨。我记下啦，后来爱的真诚的时候，就把自己赤裸裸地剥开；爱的虚伪的时候，就给自己裹上一层包装纸。于是真话和谎言，暴露和粉饰，朴

实和造作就交替地编织着我的人生和我的麦穗。我无法摆脱父辈的遗传，我也无法逃脱黄河故道上的荒芜与干涸。所以我那些自认为沉甸甸的麦穗被你遗弃。我不会恨你。我自以为爱得真诚，因此便留下深深的痛苦，我的脉管里淌着父亲的血。

四

天上飘摇着细细的雨丝，秋的感觉使我生出一缕淡淡的委屈。我知道你不肯将这真诚与虚伪的杂交收进你金色的谷仓，便隆隆驶去。夜在我的脚下铺张开去。我不知道我走了多久。我只知道我在梦中依然追随着你，你在我喷礴的东方安睡，我思念你。你突然跳上了我的窗棂，我的心悸动着扑向你，你剥去我的面纱，说，我爱你！

于是，新的一天开始了，细雨还在飘。喔，明天该种下什么呢？

1987年9月4日夜

写于军艺小屋昏灯

远 东 黑 河 谷

新兵：太阳真不赖，晒得河滩热乎乎的，多象家里的热炕头。真想在这太阳地儿里睡一觉。做个梦吧，跳进黑河痛痛快快洗个澡！嗨，守着清粼粼的一条河，不能光着腚跳进去玩玩，真馋人哪。

老兵：哼，这条河呀，就象个大姑娘，只兴看，不兴碰！多少年来，咱哨所的兵换了一茬又一茬，听说，只见过一个人斗胆下河闯荡一趟，还是个女的。

新兵：女人敢下这条河？……

老兵：嗯……

新兵：喂，你瞅，对岸二毛子又来河边洗头啦。她的头发真黑呀，叫人想起家里炕头上的狮子狗。

老兵：别盯住姑娘傻呵呵地瞅。女人都是狐狸精，瞅到眼里就拔不出来！记住啦？

新兵：记住啦。

老兵：你把脸给我转过来。

新兵：嗯，不瞅她。

老兵：好兵。

新兵：……你别笑话我。太阳暖暖的，河水哗哗的，总

叫人想起……那个。

老兵：我知道你想啥。这河里漂着一个女人的故事……

新兵：讲讲好么？

老兵：故事啊，是咱哨所的老兵的老兵们一茬一茬传下来的，那时候，怕是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你呢，我也还在娘肚子里睡着呢。那时候，咱哨所有个老兵，叫啥名？失传啦。就叫他老兵吧。那老兵啊长得可是一表人材。象谁？反正是那么一种叫女人着迷的男人。

新兵：象咱班的哈晓剑？

老兵：差不离。哈晓剑也是他妈的危险分子。不说他，还是说那老兵。每到老兵上岗的时候哇，就有一个女人在河边洗衣裳、淘米、洗菜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些罗哩吧嗦的娘们事。

新兵：真象哈晓剑。轮到哈晓剑上岗，对岸那二毛子就一准在河边上干这干那。

老兵：别打岔。故事里那个女人，是个挺漂亮的小寡妇，长得头是头脸是脸，腿是腿腰是腰，不论哪儿都长得舒服服周周到到圆圆溜溜水水滑滑的。可就是说话呀，嗓门儿粗。村里人说，女人腮高嗓门粗，十有八九都克夫。可不是么？结婚没二年呢，她男人就染上伤寒病死了。全村全大队全公社全县那么一大片地界上，就发现了他这么一个伤寒病。怎么别人都不染上偏偏叫他染上啦？村里人说，一准是坏事坏在他那漂亮媳妇身上。她咋长得那么漂亮？骨子里淌着老毛子的血呢。她爷爷那辈儿上的人，都是早先从海参崴那边打猎物过来经商，后来就在这边定居了。

新兵：那女人的长相一定也象老毛子啦？

老兵：不象。地道东方人的模样。你别忘了，海参崴也在东方。一条界河，会隔出两个人种儿来？好啦，书归正传，还是接着唠吧。她男人死后，公社卫生院十来个穿白大褂的人，戴着大象鼻子一样的防毒面罩，堆起一座小山似的秫秸垛，把死人搁在上头，点起十来把火，四面一起烧。冲天大火呀，裹着浓烟驴打滚一样地往天上蹿。只见那死人哪，炸尸一样呼地坐起来，缩成一个团，冒着黄油噼噼叭叭滋滋啦啦地化成了灰。公社武装部长冲着哭得死去活来的女人说：“别嚎啦，狼叫似的！大火烧的不是你男人，烧的是海参崴那边要命的秃头恶病！”女人还是狼样地哭嚎着说：“冤死的鬼呀，咱那狼崽子没奶吃，我不该叫你踩着冰茬下河去捞鱼！我作孽呀，该死不是人哪！我不知道秃头恶病会钻进你的腿肚子要了你的命啊！海参崴呀海参崴，我跟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为啥跟我过不去呀，你个王八羔子操下的！……”全村的百姓都来啦，男女老少象狮子一样嚎叫起来，就象一股寒风呼号着走过这个夜幕下的小村庄。武装部长看看火头见小，拽了拽那可怜女人的膀子说：“你男人升天了，剩下点灰，就别要了，你饿得不下奶，哪有钱给他买棺材？找个地场，埋了算啦。”唉，说起来，惨哪，选地场埋骨灰，哪个生产队长都不肯割让一块方寸之地。这地方连着三年发大水，庄稼地里本来就不打粮食了，生怕那秃头恶病再冲了庄稼汉的吉利。寡妇哭得断了气又活过来。火灭了，灰凉了，黑鸦鸦的人群也不散。从人群里走出个人来，是谁？是咱那老兵。他胳膊窝挟着个盛八二迫击炮弹的木箱子，走到灰堆跟前，蹲下，揭开箱盖。他剥下自己的军衣垫到箱底上，伸出手去扒灰堆。每扒一下，就有数不清

的火星鱼虫儿似地摇头摆尾飞上天去。他的手也不住地哆嗦着，将那烧得象一块焦炭般的尸骨捧进木箱里头去。他盖上盖，在地头上，在木楼下，百姓们点起百十支火把，照着高冈子地，照着咱哨所的木楼，也照着咱那老兵，百十双眼睛瞅着他给那烧死鬼挖坑。老兵赤裸着臂膀，挥汗如雨，挖出个齐腰深的坑。女人跪在坑边，捣蒜似地磕响头，把个额头磕得血淋淋。班长从木楼上走下，背着一支乌亮乌亮的冲锋枪，来到坑边，冲着老兵一摆枪管，老兵拄着锹把跳出来，被班长带到木楼上去，两人嘁嘁嚓嚓不知说些啥，好久好久也没下来。武装部长不知啥时走到人群中，来说：

“乡亲们，都快回去歇着吧！这是边防军事重地，怎么会让咱埋死人呢？回吧回吧！”女人又一次哭嚎起来，抱起那炮弹箱，一走一晃朝着河边上挪。人们打着火把跟着她，看着她走到江边，将那炮弹箱咕咚一声丢进江中去，人们也将无数的火把纷纷投入江中。木箱和火把一眨眼儿的工夫，就没影了。嗨，黑河呀黑河，它却象往常一样，没事儿似地流啊流……

新兵：女人为啥说她男人是冤死的鬼？

老兵：有些事儿，怕是永远也说不清。原来呀，公社卫生院有个大夫用手术刀抹脖子自杀了，据说就是给烧死鬼看病的那个。

新兵：他为啥自杀？

老兵：只有天知道。年轻轻的女人守了寡，就没她的好日子过啦。这十里八堡子地痞呀流氓啊，深更半夜都翻她的墙头敲她的门，想跟她睡觉呢。

新兵：睡上啦？

老兵：没那么容易。寡妇心上有人啦！

新兵：谁？

老兵：你听我慢慢往下说……

那岸。

小胡子中士噙哩嘟噜叫了一阵儿，几个士兵闻声从小楼上跑下来，跟上他朝南边不远的一片茅草地走去。

那是一片绿得透明、绿得水灵、绿得流金溢翠的茅草地，茂密葱茏的茅草高高地擎着灿若星海般的野菊花。风儿走过，那金黄色的星海漾起诗样的热情，无数蝴蝶惊慌不安又依依不舍地飞起来，久久不肯离去。小胡子中士带着那几个士兵采了许许多多的野菊花，走到河边来，冲着这岸热烈地呼喊：“哎嚯嚯——！哎嚯嚯——！”一边喊，一边将鲜花大把大把地抛进黑河。奔流不息的大河上，闪烁起无数颗璀璨的星星。小胡子中士大概是凭着以往的经验，洒着香气一过河，便知道这岸的老兵快动身了。他也许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有向界河里抛撒鲜花，借以表达他们依依惜别的军人情感。

这岸的哨所正在会餐。老兵们听见那岸喊声，纷纷从饭堂里跑出来，望着河里飘摇而去的星群，都将杯中美酒洒进黑河。于是他们也热烈地呼喊：“哎嚯嚯——！哎嚯嚯——！”

那岸的士兵们捧起河水痛饮。

他们一边喝那黑河水，一边热烈地呼喊。

哈晓剑激动地对班长说：

“叫我上最后一班岗吧！”

班长拧眉思忖片刻点点头：

“去吧，当心喀秋莎到河边来勾你的魂！记住，不准离开哨位！”

就这样，哈晓剑最后一次站在哨位上。他深深地感激班长。他盼望着喀秋莎走到河边来，还象往常一样，用忧郁眷恋的目光凝视木楼。他想叫她看到，他又重新肩起枪站在他的哨位上了（尽管这是最后一次）……太阳落下去，再升起来，哈晓剑就要离开这里了。他留恋这条日日夜夜奔流不息的河，留恋大河两岸的人，也留恋大河两岸的一草一木。

喀秋莎果然向河边走来了。她也是从茅草地里走出来的，怀里抱着一大束野菊花，象是捧着一团金色的云朵。她不象士兵们那样，将鲜花大把大把地往河里抛，而是一根一根地揪着往河里丢。所以好久好久，她怀里的鲜花揪不完也丢不完。哈晓剑觉得，她是在揪他的心呢，他的心象是一团云朵，被一丝一丝地扯得粉碎……

喀秋莎原本不叫喀秋莎，好象听那岸军人们喊她别洛什么索娃，反正是罗哩罗嗦一大串零碎儿，叫人怎么也记不住。可是哈晓剑永远在心里唤她喀秋莎。这名字好记，常常会引来一支动人的歌儿，在心底咏唱。他记起三年前刚到黑河谷哨所来的时候，远东旷野的寒风卷来没膝深的雪。雪吞没田野、吞没村庄、吞没了河床也吞没了他想象中的鲜红鲜红的国境线。他问班长国境线在哪儿？班长说，在河的主航道的中心线上。河被冰雪掩埋，主航道中心线也就不知在哪儿。这庄重的神秘中充满着严酷和冷寂，这相对两岸来说都是世界尽头的地方，庄严得可怕，晶莹得可怕，也安静得可怕。一个个短暂的白日和漫长的寒夜使他冷得发抖。白晳的

皮肤在远东的旷野里风剥雨蚀，变成了子弹头一样的颜色。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和太阳岛浪花里的假日都变成了折磨人的记忆。好在他有一把漂亮的西班牙吉他，那优美明快而又浑厚的琴声可以帮助他消愁解闷。漫长的冬天，琴声被封冻在哨所的木楼里。到了春天，先是温柔的阳光抚摸那冰冻的河床，春的纤指又拨响风的琴弦。严酷的大冰河表面似乎显得异常平静，它的充满热情的心灵最先从冬眠中苏醒，那是一颗活力勃发的心脏，爱的暖流从它心底迸发出来，冰冻的河床终于不能遏制一江春水的沸腾。开江的日子到了，宁静的黑河谷日日夜夜都在闪电般的冰裂声中震颤。那是一个怎样壮观的景象哟！蔚蓝色清澈透明的河面上，飘起云层般的冰块，冰块们来不及融化就在那壮丽地撞击与奔腾中粉身碎骨，化为晶莹的水珠。冰河不断地龟裂着，爆炸着，冲撞着，粉碎着，于是河面才会象天空一般晴朗。晴朗的喧腾过后的宁静，是更加美丽的宁静。河开了，冰消了，雪融了，哈晓剑的琴声也便钻出封冻的木楼，飘过冰雪消融的黑河。他的美丽的琴弦，是一条流动着绚丽音符的河。他的热情也潜伏在龟裂、爆炸、冲撞和粉碎之中，当然那是壮丽的开江捎给他的爱。爱使他萌动了火样的热情。他爱弹《我的祖国》，也爱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爱弹《美丽的梦神》，也爱弹《喀秋莎》。优美的旋律唤醒沉睡的黑河，唤起对岸军人们深厚的歌喉和狂欢的舞步，也换来一双充满忧郁和深情的眼睛。

每当他的琴声贴着粼粼波光袅袅飘起，每当黄昏把边防哨所黑色的剪影嵌在玫瑰色的梦境上，那岸美丽的姑娘喀秋莎便亭亭玉立，站在风儿温柔地裹着她的衣裙的河岸上，侧

耳聆听。于是两颗温柔晶莹的星会从她美丽的眼窝里蹦射出去，落在他欢跳不已的琴弦上。他发现她竟是那么美。她常常一面听着琴声，一面用纤巧的双手编那长长的辫子，编好了打开，打开再编上。她把那跳荡不已随音符飘逸的心细细地编在她的乌发间。他感觉到她的长发也是一根根能发出美妙音符的琴弦，他的心能够感受到她的每一根发丝飘动时所生发的诱惑。正是开江的季节，冰雪在阳光下萌发着骚动的春意，人心在跳荡的旋律间萌生着难以觉察的痴情，于是她随着他的琴声，竟用汉语唱起了《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尽管她咬字不清，却使哈晓剑惊讶万分。想不到那异域的姑娘会说汉话。接着，他又情不自禁地弹起了《喀秋莎》。现在，他非常想随自己的琴声放声高唱。他的歌喉很不错，是个乐感极好的小高音儿呢。可是他有点抹不开面子，那大概算做东方式的“含蓄”。他只好把他对这支歌的深刻理解和由衷的喜爱都注入到那弦和琴箱中去。这美妙的吉他却立刻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对岸胡子中士豪放粗犷的性格，琴声引来他那雄浑宽厚的男中音：“当那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起柔曼的青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就象明媚的春光……”在胡子中士的歌声中，对岸哨所的士兵们跳起了俄罗斯水兵舞，一双双欢快的黑亮黑亮的长筒皮靴发出富有强烈节奏的脆响。他们是那样忘情，以至于忘记了面前是一条没有桥梁的河，河的主航道上有一条没有界桩的庄严不可侵犯的疆界。哈晓剑拨动六根琴弦打破了黑河谷多年来可怕的沉寂，自然也拨动了边防军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经。班长鹰爪般的大手在六根琴弦上胡